

〔美〕瓦特·斯图凡特 著



秘魯華工史

1849—1874

海 洋 出 版 社



秘 鲁 华 工 史

(1849—1874)

【美】瓦特·斯图尔特 著

张 铠 沈 桓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1985 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大量翔实的资料描述了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五年间苦力华工在秘鲁的非人遭遇。

书中叙述了我国福建、广东沿海十万多人被当作“猪仔”拐卖出国当苦力华工的情况。他们在运往秘鲁的途中，死亡人数达三分之一，他们到达秘鲁后被当作奴隶拍卖或转到各种植园或鸟粪场上去劳动并受到残酷的压迫。书中也写了由苦力华工而引起的秘鲁国内问题和国际纠纷。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个近代史上被称作“又一次非洲奴隶贸易”的情况和苦力华工的悲惨生活。

本书可供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和华侨历史研究者参考。亦适合广大对华侨问题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Chinese Bondage
in
Peru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olie in Peru
1849—1874
By
Watt Stewart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1

(根据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译出)

秘 鲁 华 工 史

(1849—1874)

[美] 瓦特·斯图尔特 著
张 铨 沈 桓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1/2 字数: 170千字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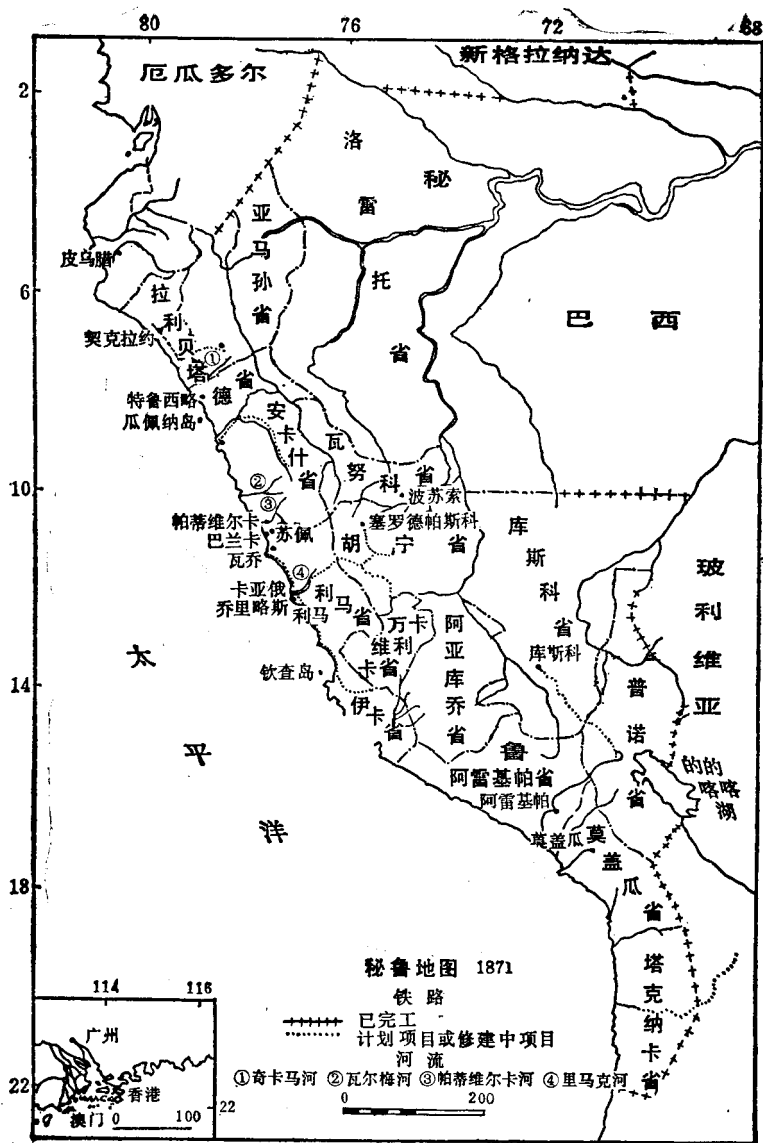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11193·0457

定价: 1.10元

献给

历史学家、学者、朋友

豪尔赫·巴萨德雷



前 言

十九世纪，发生了炎黄子孙离开他们广袤无垠的故国，到世界其他地区去的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数十万中国人向中国的西南方、南方和东南方作扇形扩展，进入太平洋各个地区。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向东进入夏威夷，并远达南北美洲大陆。另外还有数万中国人被输入到巴拿马和古巴。这一移民运动部分是被迫的，或起码是半受强制的。

这一移民运动是具有政治色彩的，是交织在一起的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产物，同样地，这一运动也遗留下来不少同一类性质的问题。有关这一人类迁徙运动，在许多著述中只做过肤浅的介绍。到现在仍未充分地调查研究过。而就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来看，完全值得做出全面的、历史的记录，尤其是在当前，如果使造成目前状况的历史过程能被人们广泛地、深刻地认识，那么世界人民将会更好地相互了解。

目前的研究特别涉及到中国人向秘鲁的迁徙和他们在那一国度的经历。因而就人类迁徙这一总的题目来看，本书不敢妄称是详尽无遗的。但，作者希望本书能成为这一重大问题的被肯定的篇章。当此著作问世之时，它将是一部吸引人的书，其中许多地方会具有个人悲剧的色彩和个人贪欲与残酷行为等等令人憎恶的内容。

在完成这一研究项目的十三年过程中，著者曾三次前往秘鲁。这项研究所依据的调查工作主要完成于秘鲁。较大部分的调查工作完成于1936年至1937年的休假年期间，而这一休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利马度过的。要感谢秘鲁社会科学院的资助，

使我能在 1941 年的夏天继续进行这一考察工作；1947 年又逢另一休假年，为我提供了旅游和研究的机会，对那一地区的考察工作遂于该年春天完成。同样，为完成这一研究所需要的一些宝贵的资料，是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里找到的。

我要向那些给我以帮助的同人和团体表示感谢。首先我要感谢为我提供资助的上述社会科学院。我深深感谢秘鲁国家图书馆，我应该用“两个图书馆”一语，因为我既被 1943 年春季几乎焚毁殆尽的值得怀念的图书馆热情地接待过，我也被重新创立的图书馆热情地接待过。感谢在馆长豪尔赫·巴萨德雷的领导下所完成的现代建设奇迹，新图书馆已在其富丽堂皇的新址上重新开放。象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一样，秘鲁外交部的档案馆和秘鲁国会图书馆都对我自由开放。

很多同人以他们的忠告和批评给我以很大的鼓励，特别是巴萨德雷博士。当十三年前我与他相识之时，他是秘鲁国家图书馆的馆员，圣马尔科斯大国民大学的教授；在利马他帮助我与各方面建立了联系并安排了我的研究工作。1947 年 3 月和 4 月，作为新建的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继续给了我以无法估量的帮助。由于当时新馆大厦尚未竣工，由他管理的文件汇编还没有向公众开放，但他允许我利用这些文献。为了给我以帮助，他和他的一些助手们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此外，巴萨德雷博士还阅读了本书的原稿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批评。秘鲁外交部长恩里盖·加西亚·萨杨博士——他的祖父在本书中常常被提到——和外交部档案馆馆长豪尔赫·贝利·莱穆贝克博士从不吝惜给我以慷慨的帮助。

莱兰德·斯坦福大学已故的珀西·阿尔文·马丁和《拉丁美洲历史评论》前主编詹姆斯·弗格森·金博士也曾给我以充满友谊的鼓励。芝加哥大学教授，拉丁美洲史专家 J. F. 里比不仅给我以鼓励，而且慷慨地牺牲了许多时间审读本书的文稿并提出了

许多批评，使本书大为改观。《新墨西哥历史评论》的主编、新墨西哥大学的 F. D. 里夫教授是我在阿尔伯克基居住六个月期间的热情的房东，本书的大部分初稿是在这里完成的。他阅读并评述了本书的一部分原稿。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师范学院我的同事，社会学学者 T. G. 斯坦丁教授也同样地阅读了这一文稿并给以有助益的评论。奥尔巴尼的海伦·弗雷泽小姐是我忠诚而又有耐心的朋友。她曾向我透露，在她的童年时代，她的母亲曾把自己亲眼看到的在秘鲁劳动的中国人的事向她讲述过。从那时起，她一直期待这样一种著作问世。她也给予我许多有益的批评。我的老友和以前的同事 E. F. 威利斯博士也是这样。为本书绘制秘鲁地图一事，我应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地理学家 H. H. 福利尔先生。

对这些如此慷慨的团体和助人为乐的朋友的帮助我十分高兴地表示我真挚的谢意。一位学者由承担如此一项研究工作的辛劳中，所获得的最大报偿之一，就是从他和如此志趣相投与宽宏大度的人们的接触中得来的。

瓦特·斯图尔特

1950年12月1日于纽约州的奥尔巴尼

目 录

第一章	背景——初期	(1)
第二章	澳门的“苦力贸易”	(19)
第三章	太平洋航程	(44)
第四章	卡亚俄的接收; 分配	(64)
第五章	秘鲁中国“移民”的生活	(78)
第六章	中国人——秘鲁的国内问题	(98)
第七章	苦力——秘鲁的一个国际问题	(120)
第八章	葛尔西耶出使日本	(138)
第九章	葛尔西耶出使中国	(150)
第十章	中国“新”移民; 秘鲁苦力	(176)
第十一章	作为秘鲁人的苦力	(191)
附录一	索引	(199)
附录二	秘鲁华工大事记	(219)

第一章 背景——初期

一个人即使对于社会学问题只有最偶然的兴趣，如果他沿着利马中央市场附近卡庞大街的两个街区漫步，他将观察到许多有意思的人种类型。仔细观察，将会发现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具有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特征。这些人多半身材瘦小，比中等个子稍矮，高颧骨，杏眼，皮肤是土著印第安人的青铜色和东方人的黄色揉合到一起的那么一种颜色。他们是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期间，大约几万名中国苦力涌入秘鲁的结果。

在秘鲁共和国建国以来的一百二十五年中，它所遇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绝少比亚洲移民问题更为严重。这些亚洲移民之所以被引进秘鲁，主要是因为当地缺少劳动力，部分原因是秘鲁的劳动体制不能获得当地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合作。苦力的到来逐渐地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国内问题终于成为一场国际危机的起因。苦力的经历不仅提供了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剥削的又一例证，同时也成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关系史中有意义的，重要的一个篇章。

秘鲁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有复杂的原因的。1825年成功地结束了独立战争以后，直到四十年代中期为止，尽管经济发展经常为内战和对外战争所中断，但基本上是稳定的。沿海地区很多肥沃的河谷地带布满了胭脂红、甘蔗和棉花种植园，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从1840年开始，海峡和沿海岛屿上的许多鸟粪层正被开采着，国外市场在稳步地扩大，肥料的价值对国家来说，越来越明显。历经三百年的殖民时期，采矿业一直是重要的，而采矿活动正在继续发展着。大约在1850年左右，秘鲁的经济学家和资本家开始推动国内的改革，即兴建灌溉运河、电报、港口，

特别是铁路^①。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劳动力，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在现有的条件下，国内的人口实质上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终于变得明显了^②。

据 1862 年所做的统计，秘鲁居民仅有 2 487 916 人^③。1876 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居民有 2 699 945 人^④。如果前些年的人口增长率可以类比的话，1850 年的居民数字应当比 2 000 000 人稍多些。对于一个面积几乎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来说，这不是一个大的数字。此外，人口的结构和居民的秉性又使秘鲁人的工作效率低于正常的水准。

在从事这一研究的时期，秘鲁人口的 70% 大概是印第安人，纯种印第安人和混血种印第安人都包括在内，前者占绝大多数。大部分印第安人居住在山区，在那里独自耕种自己的土地，有时耕种村社的土地，并饲养自己的牲畜。这种山区的居民——山里人——不愿意在矿山或是沿海地区劳动。因为他们不肯离开自己山里的家，同时他们也不喜欢潮湿、酷热的沿海气候。一位秘鲁作家写道：“山里人在冬天到低地急匆匆地转一圈，当他赚够拾块或贰拾块钱时，就立即返回山区自己的家中。”^⑤在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无论在矿区或是在种植园里，都受到极残酷的虐待。独立以后，白人统治者继续剥削他们；生活条件恶劣而且工资极低。如果印第安人变成了佃农，合同的条款都是对主人极为有利的。此外，西班牙时代以前村社体制的秘鲁，对资本主义制

① 参阅曼努埃尔·帕尔多：《哈乌哈省之研究》，1862 年利马版。此文专门论及铺设铁路的必要性。

② 有关上述各项经济发展的详情，可参阅塞萨尔·安东尼奥·乌加特的《秘鲁经济史概论》，1926 年利马版，第 54—60 页。

③ 豪尔赫·巴萨雷德：《秘鲁共和国史》，1940 年 8 月利马版（第二次修订和增补版）第 385 页。

④ 《1876 年秘鲁人口普查摘记》，1878 年利马版，第 846—847 页之间的总览。

⑤ 《卡亚俄和利马新闻》，1871 年 8 月 15 日（利马版）。

度一无所知，印第安人对它更是毫不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印第安人只是凭自己的爱好或是出于急需才去劳动，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劳动阶层当中包括黑人，虽然数目不太多。当宣布解放黑奴时，这里仅有 17 000 个奴隶^①。业已取得自由的黑人大概也不比此数多多少。当秘鲁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的时候，特别是在沿海地带，使用黑奴是很普遍的。还在开国之初，就已宣布秘鲁奴隶的孩子将成为自由人，然而直到赢得独立的三十年后，在给予奴隶主赎金的前提下，奴隶才得到解放。同时另一方面，甚至存在着恢复从国外自由引进黑奴的现象。迟至 1854 年，卡斯蒂利亚总统才颁了解放黑奴的法令^②。正如美国内战后一样，黑人们在变得适应于他们的自由之前，处于一个混乱时期。即使如此，他们也不是很勤劳的。上面提到的那位论述过印第安人的秘鲁评论家说：“黑人根本干不了活儿。”然而，正象后来看到的，在沿海的大庄园或种植园中，黑人正是在那一时期取得了主要地位。

白人无产者作为劳动者，除掉数量少以外，又有其突出的局限性。早期殖民主义者从西班牙带来一种成见：体力劳动是不光彩的。这种见解从前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完全从秘鲁消失。秘鲁的白人，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总要选择自由职业，政府职务，或者一些其他种类的白领阶层的职务。

很多撰写社会和经济专题的秘鲁人一直对他们的同胞厌恶勤劳地工作表示惋惜。节日众多——现在仍然很多。也许写下下述这些文字的这位秘鲁人过于悲观，但他的观察是有意义的：

“至于劳动时数，我们确信我们的计算没有错误，秘鲁的劳动者一年中有三个月不去劳动；不是因为宗教仪

① M. E. 德里奥：《秘鲁的移民及其发展》，1929 年利马版，第 38 页。

② 巴萨德雷：前引著作，第 309—311 页。

式，民间节日，就是因为家庭生活中的习俗和事件。而在其余的九个月中，他们的日常劳动，平均来说，是六个小时，有些情况下是七个或八个小时^①。

另一来源于秘鲁文件引文曾这样论述这一特点：

“惊人的事实是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秘鲁人，作为一个整体，绝少做工，或根本不做工，根本不做任何有利于国家的工作，而他们自己却生活得越来越好，更加聪明，更加有教养。这种现象不但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所共睹，更为产生于我们中间的雇主阶层所熟知：如此众多的人在游手好闲，无所事事！”^②

当招募外国移民遭到责备似将中断之时，看到政府热衷于促进移民事宜的一位社论作者宣称：“假如人民是勤劳的，从他们中间将获得四倍于今的劳动力；可惜他们并非如此。”^③

考虑到那个时期秘鲁经济的发展，估量一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该国所制定的修筑铁路的庞大计划^④，再联想到劳动阶级的特点，一个人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秘鲁自己的劳动力资源是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的。

缺乏劳动力成为许多辩论的主题。一位敏慧的卓越的秘鲁人胡安·德阿罗纳（胡安·佩德罗·帕斯·索尔丹——乌纳努埃的化名）论证说，“缺乏劳动力”是秘鲁的公理中最绝对的一条，他

① 《劳动报》，1874年8月29日（利马版）。

② 《卡亚俄和利马新闻》，1871年11月30日。

③ 《南太平洋时报》，1873年10月30日（利马版）。该报前身为《卡亚俄和利马新闻》。

④ 有关铁路问题的详尽报告可参阅瓦特·斯图尔特所著《亨利·梅格斯 美国的皮萨罗》一书（1946年北卡罗来纳达勒姆版）。

继续写道：

“秘鲁在世界各地寻求的，从而引起外交问题、国际冲突甚至战争(1866年与西班牙)的，与其说是移民，莫如说是劳动力。秘鲁的新闻界，从独立之日直到今天(1891年)一直谈论着的那个奄奄一息的和垂死的农业，正如法国作家所做的俏皮的比喻一样，完全象那个没有胳膊的米洛的维纳斯。”^①

在这种情况下为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必需面向海外。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西班牙美洲从法律上来讲，对除西班牙人以外的移民，大门总是严密地关闭着的；甚至对西班牙人也有严格的限制。然而从独立以来，秘鲁人一贯赞助欧洲人进入他们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劳动阶层的人。

为了创造有利于移民的有利条件，通过了许多项法令。政府和私人的各种委员会不断成立，以促进欧洲移民的到来。但是，尽管有一定数目的外国人为了经商或职业的目的，从分布极广的地区来到秘鲁，但是这个国家在吸引众多的欧洲劳动者的努力方面，是不成功的。它的失败的原因是明显的。

在秘鲁历史上的这个时代，除教会以外，也许大地产所有者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势力。对任何一届政府来说，拒绝听取他们的要求，是非常困难的。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实都更能说明吸引欧洲移民招致失败的原因。大甘蔗或棉花种植园主不希望朴实的农民和真正的移民占地落户。他只想要那些能在他广袤的田亩上为他劳动的人手，要那些为他创造巨大利润的廉价劳动力。

① 《秘鲁的移民》，1891年利马版，第36页。有关胡安·德阿罗纳的生平概略及其文艺作品的批评，可参阅路易斯·法维奥·哈马尔：《胡安·德阿罗纳——秘鲁的罗曼蒂克》，1943年利马版。

胡安·德阿罗纳把这个论点和附带的有些趣味的另一论点用无法模仿的风格（很不幸，在翻译中会失色很多），写在这段文字里：

“秘鲁的移民工作，在无尽的尝试中，总是遭到失败，为什么？首先，因为人是象货物一样被弄进来的，但人不是货物，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其次，是由于想对移民做出科学的安排；然而秘鲁基本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只讲究眼前得失的国家，除非按照唯利是图的原则和凭借庸俗的经验去钻营，否则将一事无成，而这种市侩手段之所以吃得开，乃是由于其符合于社会普遍的风尚。唯一永远不能致富的秘鲁农业家就是按科学办事的那位；而我们政客中之永不垮台者，恰是从不看书的那位；关于法学家、医生、文人等等，我们都可以加以同样的评说。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构成的，想要改变这一点，几乎就是亵渎神灵。”①

欧洲劳动者如果到秘鲁来，他的目的是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如果他本来是个农民，就想占有自己的土地。但是由于工资低微，储蓄下一笔钱和能拥有自己的小本营生或是小块土地的机会是非常少有的。此外，一个农民会发现，他绝少可能获得他所需要的土地。绝大部分沿海可耕地早已掌握在大地产者手中。大面积的地产是殖民地时代的传家宝，而且过去乃至现在，它仍然是不容变卖的祖业。沿河流域土地的所有者不但不愿意把这些土地的任何一部分分给小农——不论本国或是外国的——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正是想攫取那些仍为一般朴实农民所占有的与其相毗邻的大片土地。大种植园劳动制即使不完全是雇工制，也是接近于雇工制，

① 德阿罗纳：前引著作，第111页。

这种劳动对欧洲人没有吸引力。

当然，在山区，尤其在山区那一边的炎热和潮湿的森林地带，有许多公有的土地。但是一般说来山区险峻的地势使欧洲人望而却步，同时在安第斯山纵贯的地区，人烟稀少，交通阻隔，用欧洲人的眼光来看，生活在那里是无法忍受的。

做了一些尝试，有些欧洲人被引进来，但其结果，对秘鲁政府和人民或对移民本身来说皆不能令人鼓舞。1857年在波苏索一地，一批约有三百名的德国人在跨山地区落户。到1879年移民人数仅增至360人，人口情况恶化，正如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他们的进展并非可观”^①，另一批移民由约有200名的西班牙人组成，他们于1860年被诱骗至兰巴耶盖地区，在塔拉姆包种植园里当契约工人^②。他们与种植园主不和成为西班牙与秘鲁交战的口实。

这场战争阿罗纳在上面的引文中已经提到。

除了缺少良好的可资开发的土地以及没有吸引力的劳动条件外，一位秘鲁人用下述文字表明了吸引欧洲劳动者的努力所以失败的又一原因：

“症结在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没能使欧洲了解我们，也许那里的大多数人对我们的社会状况所具有的唯一概念，唯一论据，就是我们经常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中，由于这些争斗，人身和财产得不到保障，农业崩溃，而且仇视外国人，这些成了这个国家的常态。”^③

当这位作家暗示，这种印象是种错误的时候，另外一位秘鲁

① A. J. 达菲尔德《鸟类年代的秘鲁》，1877年伦敦版，第40页。

② 有关这一团体的进步详情，可参阅巴萨德雷前引著作，第408页。

③ F. C. C. 塞加拉：《外国人在秘鲁的法律地位》，1872年智利圣地亚哥版，第114-115页。

人却承认，事实上这种印象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为什么……日耳曼人，以及和他们一起的爱尔兰人宁肯选择华盛顿的共和国西部各洲荒无人烟的极地地区，而舍弃南美洲温和的气候以及美好的宜人的自然条件呢？因为一般说来，在这里我们不能给予他们北美人所慷慨给予他们的东西：安全和家园。最重要的是一个具有家园这个词所内涵的高尚和道德含义的家园”。^①

事实上，秘鲁不能提供安全条件的印象，在各地广为流传着。而这种印象妨碍了欧洲人向秘鲁移民。塞加拉把吸引欧洲移民的失败原因，综括如下：

“不论使移民运动遭到厄运的动机如何，总可以从历届政府缺乏判断力、选择移民时毫无技巧、对移民的习俗、宗教信仰、可同化的程度或道德和社会状况等方面毫无所知中找到其根源；人们可以从诱导这些移民离开自己故国时所采用的那些不恰当的手段中发现这些缺点；也可以从对制约着移民进入这些国家的经济法则的完全无知上，发现这些缺点。”^②

由于上述总的状况阻碍了把足够数量的欧洲人引进来，以满足秘鲁的需要，这个国家将面向何方？只剩下太平洋和远东了，最后，秘鲁的注意力转向了地球上广阔而人口密集的这一区域。

实际上，在上述德国移民和西班牙移民来到秘鲁之前，秘鲁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太平洋。因为他们早已十分清楚，欧洲地区将

① 《祖国报》，1873年4月30日（利马版）。

② 塞加拉：前引著作，第112页。